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書畫譜卷七十七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御定佩文齋書畫譜卷七十七

歷代名人書跋八

宋蘇軾書水陸賛

東坡此書圜勁成就所謂怒猊抉石渴驥奔泉恐不在會稽之筆而在東坡之手矣此數十行又兼董孝子碣禹廟詩之妙處士大夫多譏東坡用筆不合古法彼葢不知古法從何出爾杜周云三尺安出哉前王所是以

為律後王所是以為令余嘗以此論書而東坡絕倒也往時柳子厚劉禹錫譏評韓退之平淮西碑當時道聽途說者亦多以為然今日觀之果何如邪或云東坡作戈多成病筆又腕著而筆臥故左秀而右枯此又見其管中窺豹不識大體殊不知西施捧心而顰雖其病處乃自成妍今人未解愛敬此書遠付百年公論自出但恨封德彝輩無如許壽及見之耳余書自不工而喜論書雖不能如經生輩左規右矩形容王氏獨得其義味

曠百世而與之友故作決定論耳 山谷集

宋蘇軾書遠景樓賦

東坡書隨大小真行皆有嫵媚可喜處今俗子喜譏評東坡彼葢用翰林侍書之繩墨尺度是豈知書法之意哉余謂東坡書學問文章之氣鬱鬱芊芊發於筆墨之間此所以他人終莫能及爾 山谷集

宋蘇軾書寶月塔銘

塔銘小字如季海得意時書書字雖工拙在人要須年

高手硬心意閒澹乃入微耳庭堅書

山谷集

宋蘇軾書蘭臯園記

世傳蘭亭縱橫運用皆非人意所到故於右軍書中為第一然而能至此者特心手兩忘初未嘗經意是以僚之於丸秋之於奕輪扁斵輪庖丁解牛直以神遇而不以力致也自非出於一時乘興淋漓醉笑間亦不復能爾故曰以瓦注者全以鉤注者巧以黃金注之則昏東坡此字其亦得之於是歟不然豈復度越常日之書遠

甚也 姑溪集

宋蘇軾書富文忠公神道碑

富文忠之使虜所謂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也蘇文忠之翰墨也所謂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也大雅烝民兹可無媿富公孫樞密蘇公猶子侍郎皆題名卷末亦所謂臧孫有後於魯者嘉泰癸亥四月戊申 平園集

宋蘇軾書桂酒頌

東坡自海南歸文章翰墨所謂豪髮無遺恨波瀾獨老

成者桂酒頌其一也今閩浙川本皆以心服為心腹御瘅為禦瘅輔安五藏為五神殆隨手有所改定邪紹熙五年四月五日故人徐思叔赴曲江幕官攜以相示敬題其後他日或呈似韓使君刻石寘九成臺銘之側亦奇事也周必大子充甫

公之文宜作宋一經以傳無窮藏之名山副在京師顧乃書桂酒法刻寘羅浮鐵橋下以俟後之居夷者後公百年徐思叔以所藏酒頌示予相對歎息予性不善書

故不復贊 止齋集

宋蘇軾書遠游菴銘

古吳子野遠游菴銘廬陵鄉僧知顯頃在廣東得之富胥之家自云傳授皆有據寶藏數十年淳熙丙午住通州狼山大病垂死囑其徒從余易錢二十萬為塔貲會病愈相訪前舉是説予笑曰與其死後求售孰如生前踐言既歸遂以為寄且謂人多指為贋公能識真不暗投矣然予亦未敢自信以顧兄書鑒極精走介求辨得

報云初看亦甚疑反復細觀乃大佳雖老少不同却筆意嚴謹非名筆不能為然後可信不疑明年七月二日必大謹記平園集

宋蘇軾書趙德麟字說

趙德麟始以僚屬受知於蘇公今蘇集有倡疇字說與秋陽春色二賦世之賢德麟者以此雖然嘉祐元祐之蘇公孰不知趨而和之迨蘇公度嶺諸賢皆坐廢錮德麟與焉而猶卷卷於片文遺墨之是實於是有以知德

麟之所存者遠矣予歸自謫所今安德節度趙公之子與洸武叔攜字說真蹟相眎安德以儒科發身器周才裕而局不得施而有子是紹茲其為麟不已多乎嗚呼武叔其尚勉之哉 鶴山集

宋蘇軾書歸去來辭

東坡謫嶺南故舊少通問者在蜀惟巢元修在吳則僧契順皆徒步萬里訪之。於荒陬絕徼之外元修以是登名青史號稱卓行契順亦託此以傳真可敬哉契順之

言曰惟無所求故來惠州盖有求則有欲有欲則失其本心是非顛倒有不自知者世之小人疾視君子至欲擠之死者豈皆其本心正坐有欲故爾趙公珍藏此帖間出以示人所補多矣己卯歲除前十日書於南昌郡齋西山集

宋蘇軾書四達齋銘

東坡先生人中麟鳳也其文似戰國策間之以談道如莊周其詩似李太白而輔之以名理似樂天其書似顔

魯公而飛揚韻勝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竊嘗以為書仙屹然肩𩑈巨鼇之欲前軒然飛動大鵬之孤騫很石當道長松臨淵其嚴勁之象雄渾之狀大臣正色一不可屈懍然如見其叱希烈而詗祿山也千石之鍾萬石之虡鏗鋐鏜鞳儼然如見其宫廟之懸也如偃而復植如墮而反妍秋風水波春山雲煙此猶可略而言至於字外匠成風之妙筆端透具眼之禪蓋不可得而傳也覲其胷中空洞無物亦如此齋廓為

四達獨有忠義數百年之氣象引筆著紙與心俱化不自知其所以然而然豈非得古人之大全也邪　趙秉文

滏水集

宋蘇軾九歌卷真蹟

東坡先生書楚辭乃黄州時書世人多購晚年書先生晚年字畫老勁雄放元豐中作字華麗工妙後生不見前作往往便謂贋本先生昔與猶子書論作文教其師法應制時文章且曰至於書字亦然也松年自蚤歲尊

慕先生家藏先生之文甚富近年購先生之書尤多獨此乃先生舊所書耳信可寶也宣和四年二月初八劉沔書 珊瑚網

宋蘇軾書離騷九辯卷

東坡先生中年愛用宣城諸葛豐雞毛筆故字畫稍加肥壯晚歲自儋州回挾大海風濤之氣作字如古槎怪石如怒龍噴浪奇鬼搏人書家不可及也郭畀拜觀於靈寺 續書畫題跋記

山谷云坡書中年圓勁而有韻大似徐會稽至於老大精神可與顏魯公楊少師方駕觀此帖者當有味其言云泰定丁卯端陽日高郵龔璛子敬甫書於甫里書堂之西序 同上

宋蘇軾養老篇墨蹟

坡翁此卷筆意似徐季海尤覺天真爛漫也癸丑中同王學耕觀於徐良夫之耕漁軒倪瓚 雲林遺集

宋蘇軾書醉翁亭記

此宋學士蘇公東坡之筆趙子固家藏舊物也今為伯田馮先生所得余在京時嘗見此卷於高仁卿家前後有子固印識今業已乏想為俗工裁去詎謂神物而宊亦見侵如是然而字畫未損猶幸甚耳夫有志於法書者心力已竭而不能進見古名書則長一倍余見此豈止一倍而已不識伯田之所自得又幾何元貞二年四月一日持來求跋聊為書之吴興趙孟頫 珊瑚網

新鄭公家藏蘇書醉翁亭記今刻之石結法遒美氣韻

生動極有旭素屋漏痕意第不類蘇長公余見蘇行草不少唯渴筆一二得似耳正書遂無豪髮且公此書既不登石不應復用前跋豈公沒後有王逸老者居恒欲出懐素上乃其筆邪或南渡諸公如陸務觀張温甫輩覩瑯邪石刻戲書之邪又念三君不辦此妙境令人悅悅跋尾趙吳興小楔慢而踈不應稱宋及趙子固并沈啓南吳原博跋恐亦未為真耳區區不能隨人悲笑因記於此以俟夫識者　弇州山人藳

宋蘇軾書乳泉賦

蘇長公以紹聖四年丁丑二月責授瓊州別駕安置儋州六月渡海七月十三日至儋僑寄城南隣於天慶觀觀有乳泉故公為援筆賦此元符三年庚辰公居儋已四年會正月祐陵登極大赦天下五月移公廉州六月還瓊復渡海至廉七月又以皇長子生國有大慶遷舒州團練副使量移永州八月終方自廉啟行賦後題云庚辰歲七月十三日書則正在廉時也十一月行至英

州又復朝奉郎提舉成都府玉泉觀任便而居公遂度
嶺南還明年為建中靖國元年辛巳五月至毘陵六月
因疾告老以本官致仕七月二十八日遂薨公之書是
賦時年已六十有五距其薨僅隔一歲實為晚年之筆
李侍郎微之謂其筆老墨秀挾海上風濤之氣當為海
内蘇書第一誠知言也哉濂嘗見潼水鄭元璵跋公眉
子石硯歌四十五字斷簡謂日百閱而弗之厭使其見
此吾知其必日百拜而不止也然公之薨未幾辭翰皆

為世大禁而狗鼠之徒如霍漢英輩猶嗚吠不已磨刻焚爇無所不用其極而斯卷無纖豪不完豈公妙墨所在或有鬼物呵護之邪 宋學士集

宋蘇軾書寶繪堂記真蹟

蘇長公翰墨余夙好之但聞即往請閱此卷十年前在都下觀於雲村之寓予浼朱翼雲圖之不得故嘗想之不意過石田見卷在几格間取觀之則長公書寶繪堂記也甚怪之問其所從來石田曰乃崑山龍白泉之子

頃攜來欲售人者予遂購之可謂與長公有翰墨緣矣石田所得長公遠景樓賦一卷明古所有長公書二卷一卷醉翁操一卷與李商老帖又有手札二紙并余家舊藏長公書養生論一卷較量相賞惟此卷為尤也友人邵二泉欲鈎此卷刻石流傳予已雙鈎將半誰虞北行王事靡盬世寶不與世共之終玷缺也及還家明古乞書遂摹此記與之後明古深愛此卷將燕文貴山水一幅徐會稽禹廟詩一卷與余易之余固不允石田云

豈不覩卷中煙雲之過眼余一笑而易之故識其尾如此癸丑四月六日延陵吴寛

匏翁家藏集

宋蘇軾書黄樓賦

此蘇子由所作黄樓賦而其兄子瞻所書也石刻在徐州為方柱周遭書之其後磨滅一面其首相接處復失其半行遂不全相傳為雷所擊耳

匏翁家藏集

宋蘇軾書王仲儀哀辭

長公王仲儀哀辭淡黄綾界蘭亭行書前題武寧軍節

度推官蘇某體度莊安氣象雍裕中和大成書之聖者也祝氏集略

宋蘇軾書表忠觀碑

表忠觀碑蘇文忠公撰并書結法不能如羅池老筆亦自婉潤可愛銘詞是蘇詩之佳者余嘗怪錢氏起羣盜非有大功德於民而能制一方傳數世窮爵崇奉迨於大明爝火自若納叛之後圭組映帶者又百餘年久而人思之何也武肅王初有國將築宮望氣者言因故府

大之不過百年填西湖之半可得千年武肅笑曰世有千年而中不出真主者乎柰何困吾民為遂弗改此其智有足多者五代史故歐陽氏懟筆未盡徵也 弇州山人藁

宋蘇軾行書表忠觀碑

蘇文忠公故有書表忠觀碑劈窠大字者行於世今陳于吉士復出所鐫文忠行書碑文示予字僅拇指大視前書若別闢一境者諦視之此特以行草故擫筆少耳其姿態骨力以絶去排束轉自神駿能知裴叔則於麁

服亂頭時者是真知叔則者也盖余嘗歷武陵泛錢塘徘徊武肅王之故墟其所為錦衣挂樹強弩射潮者已草湮木瘁矣惟此表忠觀碑獨存漸歲久漫漶而二百年後寄生之裔孫復以此片石續之可貴哉名賢之跡也夫天地間最壽者河山最易敗者楮墨以今觀之不朽之寄竟安歸哉吾有感於斯文矣

王衡緱山集

宋蘇軾書羅池銘

東坡公書柳子厚羅池銘辭遒勁古雅是其書中第一

碑内步有新船秋鶴與飛昔人證之已明無足論者子厚英秀鬱鬱未吐沒為明神亦是常理獨怪嫚客死當是附傜文態未洗盡耳 弇州山人藁

宋蘇軾書洞庭春色中山松醪二賦

洞庭春色中山松醪二賦實此公酒經之羽翼成而絶愛之往往為客書所謂人間合有數十本者余與敬美所見石本一則草而瘦一則楷而放與此跡頗不同此跡不惟以古雅勝且姿態百出而結構緊密無一筆失

操縱當是着山最上乘觀者毋以墨豬跡之可也賦語流麗伉浪亦自可兒計此公將過嶺留襄城恰得五十九歲與余正同余不赴刑部侍郎庶可免嶺外游第斷米汁來僅旬日已與二賦無緣不知此公而在能首肯否

弇州續稾

宋蘇軾書乳母銘

此刻在黃州近有人於土中得之盖子瞻親書於石者以故此之他書尤淳古遒勁其用墨過豐則顏平原之

遺軌也 弇州續藁

宋蘇軾書赤壁賦

余偶過東武山與竇林師語已覺精神蕭散又出蘇長公自書前赤壁賦對山展玩無異泛舟從公之快此亦一時之竒遇也 陳基夷白齋集

坡公書多偃筆亦是一病此赤壁賦庶幾所謂欲透紙背者乃全用正鋒是坡公之蘭亭也真蹟在王履善家每波畫盡處隱隱有聚墨痕如黍米珠恨非石刻所能

傳耳嗟乎世人且不知有筆法況墨法乎　畫禪隨筆

宋蘇軾書六觀樓讚

大慧禪師嘗以東坡語提唱宗風洪覺範亦然因其深入禪悅故文字光燄萬丈直掩韓歐此賛與白太傅六漸偈並觀是轉一部大藏經也　容臺集

宋蘇軾書圓覺經十一偈後

諸佛菩薩以慈閔故發大誓願度脫一切有情隨所因地而出見於世是以願力昭示不謀而同種種利益無

一豪髮自吝老人以文學議論師表一代忠孝強果獨立不懼蓋其尊主愛民之心篤於誠慤豈非願力昭示隨其所因而出見者歟不然安得雍容純熟略無退轉之如是也政和五年四月二十三日門人李之儀謹題

宋蘇軾書多心經

蘇少公嘗為其先公書是經施人以薦冥福長公則因張安道述夢中所作楞伽經已鏤版矣今在金山其他

皆未嘗見公謂予曰早有意寫華嚴經不謂因循今則眼力不逮矣良可惜者子能勉之否予亦僅分黒白每有愧於斯言也後偈近似鄜功甫家張長史帖 姑溪集

宋蘇軾書金剛經

論書者云多似其人蘇文忠人逸也而書則莊文忠書法顔至比杜少陵之詩昌黎之文吳道子之畫蓋顔之書即莊亦未嘗不逸也金剛楞伽二經並達摩首舉以付學人者而文忠並兩書之金剛此帖是也楞伽以付

金山參寥子過金山問文忠玉帶所傳鎮山門者亦為頑僧質錢充口腹矣況經乎儻得如此帖摹勒傳人間亦幸也惜過時失問 徐文長集

坡書金剛經刻石者二本其一後有甘昇提舉跋為甘刻其一前有篆書十餘字凡坡書撆法多拂起是右軍臨宣示筆意甘本失之今此舊本也第石理麤漫鋒鍛多中斷耳 弇州山人稾

宋蘇軾書蔡州道中和子由雪詩

此字和而勁似晉宋間人書中有草書數字極佳每能如此便勝文與可十倍蓋都無俗氣耳山谷集

宋蘇軾自書所賦詩

東坡少時規摹徐會稽筆圜而姿媚有餘中年喜臨寫顏尚書真行造次為之便欲窮本晚乃喜李北海書其豪勁多似之往時唯唐林夫學書知古人筆意少所許可甚愛東坡書此與泛泛好惡者不可同年而語矣山谷集

宋蘇軾書對客醉眠詩

公自言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然豪逸邁往如此者不多見每每言酒氣從十指間出而斂正自不多豈所謂醉中醒時邪　攻媿集

宋蘇軾書玉盤盂詩

東坡守東武得異花於芍藥品中既已名之又即席賦二詩以志其事異時閱其語并得其詩花則未之見也崇寧四年冬至後七日陽翟人傳君仲訓偶出花圖相

示而東坡小楷二詩於其下葢當日本也予得此花又見其字泫然流涕因次其韻 姑溪集

宋蘇軾書張志和漁父詞大字

文忠公自謂作大字不如小字雖亦有之然其英姿傑氣有非筆墨所能管攝者則無問大小一也 鶴山集

宋蘇軾書陶靖節詩

東坡云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淵明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葢嘗和其詩尤喜

此四篇再三書之嘉泰癸亥四月戊申平園老叟周必大題而歸之馬氏 平園集

宋蘇軾書李杜諸公詩

東坡此卷考其印章乃紹興御府所藏不知何故流落人間捧玩再三不勝敬歎但其所寫李白行路難闕其中間八句道子胥屈原陸機李斯事者此老不應有所遺忘意其删去必當有說老翁井詩在老蘇送蜀僧去塵之前必非他人之作然不見於嘉祐集亦不省其何

說也彼欲井中老翁改顔易服不使人知而後篇遽有嫌瘦廢彈之歎何邪然其言怨而不怒獨百世以俟後賢而不惑則其用意亦遠矣哉慶元丁巳十月丁丑新安朱熹觀玉山汪季路所藏而識其後如此云 朱子文集

宋蘇軾書平山堂詞

東坡登平山堂懷醉翁作此詞張嘉甫謂予曰時紅妝成輪名士堵立看其落筆置詞目送萬里殆欲仙去爾余衰退得觀此於祐上座處便覺煙雨孤鴻在目中矣

宋蘇軾大字書淵明飲酒詩

右坡翁大字書淵明飲酒詩一卷乃過海後北歸時所作已駸駸絶筆矣曩昔醉翁亭記等書皆當退舍第玄黄牝牡能令凡目生華頋武鄉珍藏什襲以俟九方臯勿輕出以貽俗子嗤也紹熙改元良月上澣尹猷識 珊瑚網

宋蘇軾書唐方干詩卷

此宋學士蘇文忠公手書唐方干詩也干在咸通乾符廣明中和間為詩家工匠江之南未有及者五代人評其詩為高堅峻拔故坡公手書六十餘章為趙子固家藏舊物今為仇清父所得余在京時嘗見此卷或有議公書太肥而公自云短長肥瘦各有度玉環飛燕誰敢憎又云余書如綿裹鐵今觀此書雖肥而無墨豬之狀外柔内剛真所謂綿裹鐵也清父其寶之元貞三年五月一日水晶宫道人題

蘇文忠公早師顏魯公大書醉翁亭袁州學記不改魯公家法晚喜李北海則稍去圭角今觀公手書唐玄英先生方干詩變為圓熟舊時方剛筆仗不能盡脱故小字難於寛綽有餘此書俊逸神雅顏李交雜趙文敏跋為綿裏鐵信然洪武辛亥五月十日李善長 珊瑚網

右蘇長公真行小字方干詩有趙文敏李學士鑒定真蹟無疑然小字筆畫艱於疎爽此卷全類九歌楚頌筆法余昔年見小字前後赤壁賦於錫山華氏與此卷相

似而內多糢糊字想在當時有所避諱也後學文徵明

跋 同上

宋蘇軾書歐陽公鵯鵊詞

右草書歐陽公鵯鵊詞一卷建業翁舜咨得於姑孰士大夫家從來以為山谷書漁陽鮮于伯機以為東坡草書世人見者絶少余嘗見所藏書秋聲賦筆法與此略相髣髴蓋皆書歐陽公所作一時師友心相鄉往風流映帶自古未之有也夏雞者京西人以名鵯鵊南衙捉

伏事出唐書南字不作两今人以捉字為促字之誤皆非也戴表元剡源集

宋蘇軾草書端硯詩墨蹟

書法大抵拘則取俗縱則失度蘇長公深知此法上追秦漢次造晋唐宋元來稱為諸名家班首今觀所書端硯銘勝於平昔他書宜傳後也至正三年上月望日吴興唐棣謹題珊瑚網

宋蘇軾書眉子石硯歌

右蘇長公所書眷子石硯歌一卷卷後題云開府密國公家藏後有跋文一通中引漳水野翁言甚悉末但書槜軒二字亦不著其名氏鄭君仲舒以讀者或未之知也持以相示俾濂得以詳識之濂按蘇公此歌為胡閭作傳藻述公紀年其所為詩歲月多可知獨在翰林日莫能定其先後蓋公以元祐元年丙寅十月十二日入翰林知制誥四年己巳二月三日上章乞越州三月始
旨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此歌之作龍溪

錢氏謂在元祐初年其必有所考矣密國公者金之宗室名璹字子瑜興陵之孫越王之長子所謂樗軒即其號也能詩文家藏法書名畫幾與中祕等趙侍讀楊禮部雷御史諸公皆推重之滏水野翁者武寧軍節度使鄜瓊之子名權字子輿安陽人故以滏水自稱亦能詩文以門資叙官不達朝廷高其材明昌初以著作郎名之是兩人者皆尊尚蘇學故寶愛其書尤為至觀其所鑒賞之言蓋可見矣然自海內分裂洛學在南川學在

北金之慕蘇亦猶宋之宗程又不止寶愛其書而已嗚呼士異習則國異俗後之論者猶可即是而考其所尚之正偏毋徒寘品評於字畫工拙之間也

宋學士集

宋蘇軾書羅池廟迎享送神詩

右東坡書羅池廟迎享送神詩筆意甚佳然較沈傳師所書碑不同者十數字當以柳碑為正亦得之長吾云

東里續集

宋蘇軾書武昌西山贈鄧聖求詩蹟

宮保都憲陸君全卿得坡翁此詩乃為岑象求書贈鄧
聖求者岑跋云子瞻謫黄岡遊西山觀聖求墨蹟時聖
求已處北扉不二年對掌誥命作詩感歎樓大防和章
并及元次山遺蹟有二公先後搜訪同念舊遊之語今
坡集載此詩序之嘉祐中聖求為武昌令居黄相望常
往來溪山間元祐元年十一月會宿玉堂偶語舊事而
其詩乃有金鑾相望不可見之句意者聖求先入坡亦
隨召其題武昌西山者則賦舊事為贈非山遊時作也

集又載次韻一首序云和者三十餘人今皆不復見樓詩反出其後而坡亦不之見矣聖求名璧其在翰林為學士承旨云正德八年七月四日長沙李東陽書懷麓堂集

宋蘇軾書醉翁操

予嘗得坡翁此紙紙尾八印爛然莫知為何人藏也一日偶閱虞邵菴先生文集至李梅亭續類藳序謂梅亭為宋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寶章閣待制臨川李公劉字

公甫備述其入蜀歷守滎眉進總漕事并總蜀帥成都守本路憲四川都大賣茶買馬等司凡八印謂公平日所得圖書輒以八印識之予因出此紙視其印文皆合乃知其嘗為李公所藏無疑邵菴又云公所藏近時或散失民間猶及見什伯於一二安知此紙非及見者邪然類藁序邵菴為其孫積而作去公尚未遠已有散失之語顧予乃欲聚而得之豈非愚哉坡翁翰墨知書者必能品評未暇論予獨喜知其所自出而尤有可歎息

者在故題之

宋蘇軾遺張平陽詩真蹟

東坡遺張平陽村醪詩真蹟舊藏光福徐良夫家據東陽黄晉卿題識詩凡六首今耕學翁得之已亡其半可惜也然吾聞良夫所藏高編大冊甚富今則一字不存矣則此卷雖脱落為幸已甚且徐皆出偃王春秋時徐子章羽被執子孫散處揚徐間今耕學與良夫同姓同里此卷之在耕學猶在良夫也為幸益甚嗚呼楚人得

失孔子鄙之吾恐故家子孫得以藉口也故拘拘於徐云若夫坡老聲畫之妙前輩論之詳矣區區末學何足以知此 鮑翁家藏集

宋蘇軾書連昌宮辭帖

元微之連昌宮辭人以為勝長恨曲非虛譖也坡此書作行草極有姿態而中不無稗筆長慶集中百官隊仗避岐薛宋人多譏之謂岐薛二王物故以久為微之誤用事今書作岐路蓋真本也 弇州山人藁

宋蘇軾行書洋州園池詩

此帙乃東坡為石室先生書者周府重臨故有蘭雪軒筆意　蒼潤軒碑跋

宋蘇軾行草定惠院海棠詩刻

坡公好書定惠院海棠歌真蹟留人間凡十數本而此其醉書贈張房元明者於疎縱跌宕間自緊密有態大槩如良馬春原驕嘶自賞故不作款段駿駛步也余以壬戌七月望登赤壁歌公前後二賦旋訪定惠遺阯求

海棠而不可得覽公此刻不覺悵然或謂公自愛其詩或謂公蜀人以海棠蜀種時俱滯齊安故屢書之以志感公又嘗有贈妓李宜絕句云東坡居士黃州久何事無言及李宜却似西川杜工部海棠雖好不吟詩其託物寓意或怨或適不可指數也弇州續槀

宋蘇軾書黃州二詞

坡書此黃州二詞行模大小絕似表忠觀碑遂無一筆失度恐好事者若聖教之勒石也內百年強半來日苦

無多語人或憂之而公歘歴禁從節帥又十六年而後歿四百年後乃為唐伯虎作識無情之能感有情也如此　弇州山人藳

宋蘇軾書煙江疊嶂歌

蘇長公此書極醇古妙在藏鋒而秀氣又自不可遏乃至大令辭尚書永興孔子廟堂法亦時時見之豈定國晉卿皆公所深愛而晉卿畫又足發之邪時萬歴改元初秋宣城道中展此卷覺九泒九子諸江山各出所有

來爭勝也 弇州山人藁

宋蘇軾書煎茶聽琴詩

陳仲醇既摹子瞻南華妙高二帖他日復得煎茶聽琴詩各一篇余亦得三馬圖賛皆奇絶會勒石已竣藏之笥中仲醇曰君豈書家抵鵲村邪 容臺集

宋蘇軾大字卷

東坡先生常自比於顔魯公以余考之絶長補短兩公皆一代偉人也至於行草正書風氣皆略相似嘗為余

臨興蔡明遠委曲祭兄濠州刺史及姪季明文論魚軍容坐次書乞脯天氣殊未佳帖皆逼真也此一卷字形如東方朔畫賛俗子喜妄譏評故具之山谷集

宋蘇軾小字兩軸

此一卷多東坡平時得意語又是醉困已過後書用李北海徐季海法雖有筆不到處亦韻勝也昔軒轅彌明不解世俗書而無一字東坡先生不解世俗書而翰墨滿世此兩賢隱見雖不同要是魁偉非常人也王右軍

書妙天下而庚穉荼初不信況單見淺聞又未嘗承其言論風旨者乎刺譏嗤點蓋其所也崇寧四年五月丙午觀於宜州南樓佃夫自龍城攜來也 山谷集

宋蘇軾真蹟

昔東坡守彭門嘗語舒堯文曰作字之法識淺見狹學不足三者終不能盡妙我則心目手俱得之矣觀其用筆凌厲馳逐出入二王之畛域而不見其轍迹晚年獨與顏魯公周旋並驅而步不許退也長牋大幅風吹雨

灑如埽敗壁十目注視排肩爭取神氣不動兀如無人譬諸解衣磅礴未嘗見舟而操之莫知為我莫知為人非神定氣閒孰能為之必曰三折為波隱鋒為點正如團土作人刻木似鵠復何神明之有　李昭玘樂靜集

宋蘇軾臨鍾繇書

古者臨書多取其意而不專求其形似予所見唐人臨二王書無不然非獨蘇公此帖為然也今之善為形似者可謂極天下之工矣豈古今之智巧未足以臻此邪

宋蘇軾臨明遠帖

古人臨書不求形似而能得其遺意今則愈工愈不近也好事者盍於此帖乎觀之 黃文獻公集

宋蘇軾書秦少游龍井題名

元豐元年東坡先生謫黃州少游以二年秋至龍井三年秋先生乃為書此題名而記其後言與兒子邁棹小舟至赤壁西望武昌山谷喬木蒼然雲濤際天而先生

作赤壁賦則五年之秋冬也湑兒時即能誦少游題名不意垂老獲見先生真蹟因考其歲月而謹志之黄文獻公集

宋蘇軾草書

右蘇文忠公真蹟一卷公之書縱橫斜直雖率意而成無不如意深賞識其妙者惟涪翁一人圜活遒媚或似顔魯公或似徐季海盖其才德文章溢而為此故絪縕鬱勃之氣映日奕奕耳若陸東之孫虔禮周越王著非

不善書寘之顏魯公楊少師蘇文忠公之列則如神巫之見壺丘子矣癸丑八月八日倪瓚 雲林集

宋蘇軾草書千文

北鄙之夫居鄰大閱之場旬朔見大將軍帥數百士入場校獵數騎張弓發矢馳馬回旋幾匝鼓進而金退頃刻而止曰戰陳如是已甚則彎桑折柳效之自以為不大相遠一旦此將軍統十萬衆出塞横行匈奴中魚麗鸛列嗡忽開闔變化若神戈矛弓矢之具擊刺向背之

法與向來攲步如不相關者鄙夫見之然後魄隕魂越始知兵法乃如此今之學坡書者故未嘗見其豪法使觀此帖其隕越失措何可免也帖在練川沈文元因出共閱輒附此語何日相與請正於閣老延陵先生必有教吾二人者 祝氏集略

宋蘇軾學士院批答

右蘇文忠公學士院批答五道賜樞密安燾辭免恩命三賜户部侍郎趙瞻門下侍郎孫固各一按文忠内制

集載賜壽不允批答凡十有三此前二首元祐二年六月作後二首元年七月作趙瞻者作於三年三月孫固作於四月按固以元祐三年四月壬午守門下侍郎而壽為右光祿大夫依前知樞密院事瞻為樞密院直學士簽書院事三人同日被命先是壽以元年閏二月乙卯自同知樞密進知院事為言官論列三月遽罷至次年六月竟被初命此二首蓋當時之詞也後人以三人並命因列於此而實非也後乃同知樞密乞退時所答

當在二首之前不知何故反刻於後而其詞與集微有不同瞻所賜乃戸部侍郎求外補時所荅而集中别有賜瞻辭免荅書二首寔與固同日月而此首當是未受僉書之前宜其與固前首日月不同也最後祈雨道場齋文亦載内制集中而其文亦微有不同仰惟天命集作天人之師當以集本為是也按文忠元祐元年十二月入為中書舍人尋遷翰林學士知制誥至是恰兩年耳明年三月遂出知杭州於是公年五十有四矣此卷

舊為寧波袁尚寶家所藏余往嵗嘗見乃是册子不知何人聯屬為卷遂至顛錯因李君仁甫出示余疏其略如此若公文章翰墨之妙固不待區區之論述也莆田集

宋蘇軾叙英皇事帖

東坡此帖甚似虞世南公主墓銘草余嘗評東坡善書乃其天性往嘗於東坡見手澤二囊中有似柳公權褚遂良者數紙絶勝平時所作徐浩體字又嘗為余臨一卷魯公帖凡二十許紙皆得六七殆非學所能到手澤

袋蓋二十餘皆平生作字語意類小人不欲聞者輒付諸郎入袋中死而後可出示人者也山谷集

宋蘇軾與李商老帖

東坡晚年書與李北海不同師而同妙漢庭皆不能出其右泰山其顔吾將安仰寘同此歎庭堅書山谷集

宋蘇軾黄州寒食帖

東坡此詩似李太白猶恐太白有未到處此書兼顔魯公楊少師李西臺筆意試使東坡復為之未必及此他

日東坡或見此書應笑我於無佛處稱尊也黃庭堅戲鴻堂帖

宋蘇軾成都講堂畫像帖

東坡筆力雄健不能居人後故其臨帖物色牝牡不復可以形似校量而其英風逸韻高視古人未知其孰為先後也成都講堂畫像一帖蓋屢見之故是右軍得意之筆豈公亦適有會於心歟慶元己未三月八日朱熹仲晦父觀永福張氏所藏墨蹟歎賞不足因記其左方

宋蘇軾與蘇丞相頌五帖

山谷云東坡簡札字形溫潤無一點俗氣觀此卷真所謂筆圓而韻勝也前一帖借金帶乃初除從臬時第二帖獲譴時升沉轉眼榮辱兼之由今而觀並可一笑百世人物固不可磨也 林希逸鬳齋集

宋蘇軾與德叟帖

蘇公翰墨為世寶藏故流俗多偽作者余家有其與德

叟𥘉暈書兩紙詞意超然筆勢飛動觀者尚或疑之余亦不能辨也今觀作肅所藏源流有自而二公賞識又如此其亦可以無疑矣五月朔日朱熹書

朱子文集

宋蘇軾與佛印元師二帖

圜極老僧彥岑年八十坐亡於湖州道場山留手書並以坡字寄予為訣時淳熙乙巳臘月二十七日也昔佛印元師兩住金山東坡往來數見之嘗以玉帶衲帛相唱和計平時書問甚多殆元祐中所作邪明年正月十

五日必大題 平園集

宋蘇軾與荆公帖

予甞見東坡與荆公帖謂少游曰願公稱揚之使增重於世又舉魯直自代表曰魁壘之才足以冠絶天下孝友之行足以追配古人是四老俱登鬼録覽此翰墨尚足以増山川之勝氣也 石門文字禪

宋蘇軾與佛印帖

東坡平生文章流落世間者所在神物護持然士大夫

罕莤之多見山人野士之室汝水旼禪者出此帖示予雖其一時酩酢之語而謙光燭人三復之想見幅巾杖屨翛然行儋石水溢間如淵明在柴桑斜川時石門文字禪

宋蘇軾與佛印書

右小碣在金山乃淳熈戊戌所立者内言僕不知大顛如何人若果出世間豈一退之能輕重哉味此語似有諷元公意故前云今承示喻知世外人尚劫劫如此吾

輩何足道邪則其意可見矣丁巳五月二十六日記蒼

潤軒碑跋

宋蘇軾楚頌帖

東坡公欲買園種橘於荆溪之上然志竟不遂豈造物者尚有所靳邪而楚頌一帖傳之後世為不朽則又非造物者所能靳也盂瀕題

鐵網珊瑚

予舊藏坡翁楚頌帖石刻而缺其後三行頗以為恨蓋其石已亡也李兵部貞伯一日得其真蹟來示豈勝快

然蓋嘉祐初公登進士第與同年蔣之奇聯宴席蔣陽羨人也談及其鄉山水之勝遂有終老此地之約公既謫居此帖則元豐七年量移汝海過陽羨時作者其後公歸自海外而僦周益公題其後以種橘之約竟墮渺茫若獨為公深惜嗚呼公之志大矣所欲為於天下者特區區一園一亭三百木奴而已乎

鮑翁家藏集

世傳蘇文忠喜墨書至有墨豬之誚而此實用淡墨蓋一時草草弄筆而後世遂寶以為奇玩宋元題識凡九

人而周益公加詳予往時嘗蓄石本比在滁始得觀於
太僕少卿李公所其先藏金陵張氏李以十四千得之
嘗欲歸閣老宜興公未果而卒卒後宜興託家君寺丞
致之凡留予家半歲蓋宜興公以其鄉故事致意特勤
石本即公所刻無豪髮失真但去曾從龍莊夏仇遠三
跋而益以買田奏狀二帖題其後云文忠嘗愛吾鄉山
水之勝而欲居之今所存惟斬蛟橋八字而已按橋題
經崇寧禁錮況石水中今十二字乃天台謝采伯家真

蹟紹定間其子奕修寧義輿擕以入石者非當時之物也莆田集

宋蘇軾病眼帖

昔山谷老人云蜀人極不能書而東坡獨以翰墨妙天下觀其字畫已無塵埃氣蓋其天資所發此豈與今世翰墨爭衡哉如是翁周景遠書書畫題跋記

蘇長公居黃州自號東坡居士在城南築一白雪堂四百三十步前有桃李林泉後有果菜堂下大治長老往

還惟徐得之陳季常張懷民參寥子乾明寺中菴可謂莫逆餘者皆先輩也此札在黄州與徐得之者公為人風流弘暢日以詩酒騁雄所謂強支歲月是也又夢中杭人多患龍團畫食復守杭食龍團作記盖其驗云甲辰二月既望樂山高殿識 同上

東坡先生在當時諸公間第一品人也余每於人家見尺牘片紙未嘗不愛賞得其遺跡猶可想其風度況筆精墨妙邪紫芝生俞和 同上

宋蘇軾惠州帖

東坡先生飽喫惠州飯雖患難流落而忠義之氣終不可屈折故字畫視平生為尤偉叔黨嘗謂先生筆法師顏魯公而潘延之語頼濱亦然此帖實援蔡明遠例豈獨其事之偶同所謂字畫之妙名節之重蓋於公無媿焉陵陽牟巘書　鐵網珊瑚

宋蘇軾韓舍人勤禪師二帖

右蘇長公二帖其一與韓舍人議論切當合乎經傳筆

勢翩翩若行雲流水略不介意千載之下想見其風采使人起敬起慕其一與勤禪師雖病中信筆而書亦不易得子固題道場二詩附於後詩律字體別有一種風韻亦自可觀顥上人持以見示俾題於左方展讀數四勉書以歸之時永樂七年己丑秋姑蘇釋得完識 珊瑚網

宋蘇軾五帖

右蘇文忠五帖其一與郭廷平二與中王提刑廷平不知名提刑不知姓所言報答小事外獻蠔帖極言蠔之

美至令叔黨勿宣傳壯方君子恐求謫海南以分其味蘸鈞秀才帖言歙研發墨滑潤雖非絶品亦不必他求閔仲叔不以口腹累人公人品絶世豈以一蠔祕於人大率寄其高逸之韻如以啖荔欲長作嶺南人游事奇絶而不恨死皆此意也然復以此望於人可見其視世滿目皆同志君子也即品研之旨亦然此帖在朱子儋所後一紙為叔黨題郭熙平遠三絶氣度正爾與乃公相綴屬尤可敬愛 祝氏集畧

宋蘇軾與治平二大士帖

右蘇文忠公與鄉僧治平二大士帖趙文敏以為早年真蹟按公嘉祐元年舉進士六年辛丑中舉制科遂為鳳翔僉判越四年治平乙巳名判登聞鼓院尋丁憂還蜀至熙寧二年已酉始還朝監官誥院四年辛亥出判杭州此書八月十六日發中有非久請郡之語當是熙寧中居京師時作蓋公治平中雖嘗居京然乙巳冬還朝而老泉以明年丙午四月下世中間即無八月又其

時資淺不宜為郡故定為熙寧時書於時公年三十有四矣公書少學徐季海姿媚可喜晚歲出入顔平原李北海故特健勁渾融與此如出二人矣帖故有二紙元季為吳僧聲九臯所藏九臯嘗住石湖治平寺以此帖亦有治平字遂留寺中且刻石以傳而實非吳中治平也九臯既沒此帖轉徙他所而失其一吾友張秉道世家石湖之上謂是山中故實以厚直購而藏之畀余疏其大略如此 莆田集

宋蘇軾告史全節語帖

坡老言詩至杜工部書至顏魯公畫至吳道子天下之能事畢矣能事畢而衰生焉故吾於詩而得曹劉也書而得鍾索也畫而得顧陸也為其能事未盡畢也噫此未易道也　弇州山人藁

宋蘇軾馬券帖

右大字甚佳方叔遇子瞻不偶而落第即此刻觀之不徒見當時友誼之篤亦足以知李公人品矣　蒼潤軒碑跋

宋蘇軾黄柑帖

坡公黄柑帖骨法凝重而肌肉豐妍黄長睿謂書縱易横難古今惟鍾太傅一人效之者非濁則俗蜀中一人是矣盖指坡言也

胡元瑞少室山房集

宋蘇軾海外帖

東坡海外一帖字如五銖錢行草法相雜渴潤兼出一任天行奇品也曰余在白鶴新居鄧道士忽叩門時已三鼓家人盡寢月色如霜其後有偉人衣桄榔葉手攜

斗酒丰神映發如呂洞賓曰子嘗真一酒乎就坐三人各飲數盃擊節高歌合江樓下海風振水大魚皆出袖出一書授予乃真一法目及修養九事末云九霞仙人李靖書既去恍然　六研齋二筆

宋蘇軾墨蹟

坡公書肉豐而骨勁態濃而意淡藏巧於拙特為秀偉公詩有云守駿莫如跛蓋言其所自得於書者如此此卷為北歸時答謝書予所見公遺跡獨楚頌帖用筆與

此相類彼似少縱而此則穩重皆可想見純綿裹鐵也
令爲辰玉太史收藏惜卷首脫數行屬予補之公書自
不容輕補特以此書極文章之妙致得展卷即一誦公
全文亦大快也今世之重公文又十倍於翰墨至其悟
解處或似好事家多不辨公書真贋抑又何邪末段然
則則字盖公名之誤令裝潢跡分明非筆誤也學古緒言

宋蘇轍帖

蘇氏兄弟平生大節在於臨死生利害而不可奪其厚

於報知己勇於疾非類則歷熙豐祐聖之變如一日而後知世之以文詞知二蘇者末也此際文書疏凡八紙距今一百三十有四年一時風誼尤可想慕撫卷太息書而歸之番陽張氏 鶴山集

宋蘇轍與順老帖

子由每多疾病則學道宜多憂患則學佛宜常坐黨人兩謫高安多與山林有道者語知其為排遣憂患者也順老予時拜之又吾雲菴賢之泣然流涕而書云 石門

宋蘇轍答曾君帖

予被名北上道出毘陵太守廬陵曾君望宏見訪舟中出其所藏宋頼濵蘇公帖一紙相閱盖頼濵歸自嶺表過廬陵與其上世司法公者帖中言温夫受知山谷移忠受知東坡司法之父兄也温夫名肅移忠名安止司法名安強父子兄弟當諸公放斥時不畏黨禍禮見請益惟恐後宛然家風可想見也彼據高亭大仇視忠賢

擠扼下石惟恐不力者何人哉而好賢秉義乃出於地遠位下之人於此可觀世變矣東坡字刻徧海内流傳至今頹濱字少見於世殆專於文而不數數於此邪頹濱嘗為徽之績溪宰親書詩刻尚存較此亦有不侔者豈以老壯而異邪太守君能寶之三百年餘將俾其後人考觀世好可謂賢子孫矣豈在書法哉　程篁墩集

右潁濱先生荅司法廬陵曾君安强書一通先生歸自嶺表道廬陵而北司法君兄弟見之且致書求教此先

生之書所為荅也書中稱温夫之清高并及移忠之禾譜温夫諱肅嘗舉進士不第歸而讀書教子不復仕司法君之父也移忠諱安止登進士第為彭澤令嘗著禾譜東坡先生讀而喜之司法君之兄也父兄之賢如此司法君之賢蓋有自矣然而三復此書而有感焉先生見忌於時宰臺諫乗風排擊遠竄瘴癘必死之鄉當是時門生故吏皆畏黨禍無敢進音問者而司法君迺能款接無所顧誠哉所謂賢者也世之為士者勤學好問

為利祿計耳一登第則視故所業若敝屣然其習至今猶然也司法君登第且有官矣而知王氏新學之非猶欲求益於先生不賢而能如是乎即此二事可見其卓乎不可及也司法君之裔孫望宏為刑部主事寶藏此書不啻崇磬離鼎然間持以示予請識之予既感曽氏先世之多賢又喜其後裔趾美承休不墜其家聲也因識而歸之 何喬新椒丘文集

宋蘇過帖

斜川侍坡翁至儋耳父子相對如霜松雪竹堅勁不搖而作詩結字乃爾潤麗其襮順裏方者乎 鶴山集

王子敬童稚時作字行草已超敌方引紙著腕右軍從後掣其筆不獲乃歎曰是兒他日名當大成予觀叔黨行草皆蟬蛻墳壓之類筆法通亞乃翁矣惜其早世不秋庸詎不以此郎媲子敬邪邵陽儉上人雨歇攜此帖見過翛然如見父子角巾竹杖行小港榕林之下不勝清絕建炎二年三月十八日 石門文字禪

宋蘇過書黄山谷慈氏閣詩

右涪翁慈氏閣詩斜川居士蘇過叔黨書而翁又自題其後初翁作承天院塔記朝廷謂其幸災謗國以崇寧二年癸未自鄂謫宜州十二月十九日發鄂渚三年甲申二月二十一日過洞庭經潭衡至永州三月遊太平寺登閣而賦是詩已而寓家於永獨赴貶所五六月間至宜四年乙酉九月三十日而翁竟卒至若斜川隨父文忠公謫海上則元符三年庚辰五月量移廉州七月

又移永州八月自廉啟行十一月至英州既更赦度嶺
南還明年為建中靖國元年辛巳五月至毘陵七月而
文忠公歿遂營葬於汝州之郟城因家頴昌竊考斜川
發廉州日翁尚在戎州五月始復官十二月自戎過江
安明年三月方出峽則斜川已將至毘陵及翁謫宜過
永賦詩乃後斜川南還之四年僅踰一十八月而翁又
没矣不知何地相傳為翁書此而翁又自題之邪聞見
不廣兼之老病多忘無以索知其故可愧也然濂見斜

川書頗多此紙尤精采煥發却決為真蹟無疑翁詩自注晚與曾公袞同登公袞南豐人名紆曾魯公布之子時編置永州亦三年矣 宋學士集

宋黄庭堅小書爾雅

魯直以平等觀作欹側字以真實相出游戲法以磊落人書細碎事可謂三反 東坡集

宋黄庭堅書跋阼篇

紹熙甲寅閏十月十日餞范文叔於張功父南湖之上

功父出此為贈云舊得其真蹟藏之近以主上踐阼己
訓釋并上御府矣因省數日前入侍講筵上語嘗及此
也熹謹記 朱子文集

大戴禮踐阼篇學者罕讀東坡妙語聞所未聞山谷翰
墨世共寶之可謂三絶大和彭惟孝字孝求好古嗜學
謀刻之石頗疑元祐甲戌四月改元不應仲春先云紹
聖竊意山谷或以仲夏書此誤作春耳六一先生集古
跋謂鍾繇賀破關羽表當在漢廷庚子春乃作己亥閏

十月唐羅池廟碑據書撰官蓄在長慶三年乃題元年立石世既盛行姑俟識者予於此亦云嘉泰辛酉四月

丙午　平園集

上古之文幸不泯者率非後世所可及不必壞魯壁發汲冢而得之乃可信也丹書之辭如此武王之銘如此雖微大戴禮載之可置疑哉杲鄉先生傅公子駿為學者言洪範自無偏無黨至歸其有極三十二字皆古所傳為人君之常訓箕子申以告武王吳棫才老著尚書

裨傳以為得此説於虞仲琳少崔少崔學於傅公此三十二字與丹書三十九字一傳於箕子一傳於師尚父武王敬受力行之卜世卜年之永有所自矣開禧三年五月辛卯故史官陸游識於黄太史所書踐阼篇後以遺廬陵彭君孝求 渭南集

宋黄庭堅書范滂傳

黨禍東都最慘唐次之本朝又次之固喬皆社稷臣伏刑都市膺滂諸賢率身貫五木駢頸就僇所殺天下賢

俊數千人其幸而得免如陳寔申屠蟠之流僅一二數使孟德仲謀不生漢亦必亡唐末當舉世清流盡投之濁河而國隨之矣本朝黨論屢興事與漢唐同而治亂與漢唐異盖列聖至仁至明靜觀徐察竦夷簡指富范為黨魁而昭陵隨悟章蔡請斲君寔晦叔棺族莘老而泰陵不聽檜欲按誅趙元鎮等家族上賴思陵保全侂胄誣陷忠定王禁道學因而廢錮名勝茂陵一旦奮發雪忠定弛學禁而羣賢復用矣三百餘年之間邪説終

不能以勝正論小人終不得以勝君子雖更陽九百六之會適以開一馬渡江之業歷丙午丁未之厄晏然享太乙臨吳之福有以也夫余嘗謂前世黨人有刀鋸之禍若本朝則煙瘴而已若前世或自繫於獄或誼不獨生或以齊名李杜為榮同於為善同於嫉惡同於舍生取義烏虖盛矣哉季世風俗不然隨好惡而改化視勝負為向背首畔大防者有之反噬安石者有之范忠宣諸子多賢尚勸乃翁求出籍而斬頭萬段恕亦不捄者

皆是也此風既成竊意未必樂與范尹歐余同貶況甘與君厨俊及同死乎豫章公遠竄不悔因宜州譙樓上猶書此傳無愧於孟博矣忠定子吏部孫尚書當慶元初闔門避謗絶口不自明尤賢於忠宣之家矣彼雍容立朝進無刀鋸之禍退無煙瘴之憂而不能自強於善者覽卷亦有愧色 後村集

山谷在宜州嘗大書後漢書范滂傳字徑數寸筆勢飄動超出翰墨逕庭意盖以悼黨錮之為漢禍也後百年

眞蹟逸人間趙忠定得之寶寘巾篋搢紳題跋如牛腰焉 程史

宋黃庭堅書文賦

右山谷元豐壬戌歲年三十八宰太和縣書陸士衡文賦及半興盡而止以遺晁仲詢仲詢傳其孫勝之尋歸廬陵士人楊仁仁以遺太和嚴端禮端禮將刻寘山谷舊治偕萬安郭澥求跋語昔王右軍距士衡屬耳已重其賦書之唐太宗時獨褚河南能辨右軍帖眞僞愛而

臨其本至國朝藏蜀中季翹叟家元符間山谷自黔移戎見之謂豪勁清潤天下奇書益悟古人沉著痛快之語今觀此卷書法娟秀不減晉宋諸賢自足名世或乃疑山谷元祐以後每恨向來字中無筆遂謂四十年前書非其所喜殊不知前輩為學日益新而又新晚欲自成一家豈遽矜夸滿假是殆癡人前不得說夢也慶元六年庚申九月甲戌平園集

宋黄庭堅書長楊賦

山谷書此賦三十年而曾紆公衮跋其後又五十年而東里周必大題於行在所淳熙甲辰十一月十七日平園集

宋黄庭堅書養正堂記并魯侯帖

右冀州養正堂記并與魯侯帖山谷為北京教授時所作年方三十有五自云比平時書札似差老勁明年調太和宰秋歸江南真積力久詞翰又非前比所謂九萬里風斯下矣紹熙元年五月晦周必大觀於宗人虞卿

兄弟家平園集

宋黄庭堅緑茹賛真蹟

山谷草聖不下顛張醉素行楷弗逮也然皆自成一家法如王謝子弟不冠不襪雖流俗人盛服振衿不如也

右緑茹賛疑其宜州腕力潛微時作不然何以綽約柔緩也如此北磵集

宋黄庭堅書戒石銘

右宋黄文節公庭堅書戒石銘有吕忠穆公頥浩題識

戒石銘本蜀王孟昶所作宋太宗摘其中四句令天下郡縣皆刻石寘公署之前霞以小亭長吏坐則正對之此葢高宗紹興二年六月復頒庭堅所書摹本於郡縣命長吏刻石置坐右是時軍旅之務方殷廟堂日不暇給而能用意於此可見君相急於所重而民心所以不去宋也忠穆前年九月自開府儀同三司拜少保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是年四月奉詔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如鎮江開府七月召還此

當是還朝後所題於今二百九十有五年矣當時郡縣所刻石者今多不存余猶及見士大夫家所藏建康及紹興石刻拓本此本莫究所出而忠穆九世孫大理少卿升間以見示為書其後以歸之

宋黄庭堅書狄梁公碑

昔人謂狄梁公事范文正公文之黄文節公書之為海內三絶然文篇法既俳書勢亦傾側未足絶也黄正書不足存有韻無體故也梁公復英王薦張相所稱潛授

五龍夾日以飛千載而後猶凜凜生色然史稱王及善王方慶亦與諫復英王者柬之以梁公薦自益州拜洛州再遷秋官後以姚崇薦入相世知姚著績開元不知其薦張至二王愈泯泯矣余故附著之

弇州山人稾

王欽佩先生謂此碑如劉阮之徒韋甫俎豆蓋謂涪翁不善真書故不免反拘於規矩中無超然處也

蒼潤軒

碑跋

宋黄庭堅書墨竹賦

石室先生以書法畫竹山谷道人乃以畫竹法作書其風枝雨葉則偃蹇攲斜疎稜勁節則亭亭直上此卷為劉克莊書墨竹賦尤是當家試一展覽淇園秀色在目睫間矣 弇州山人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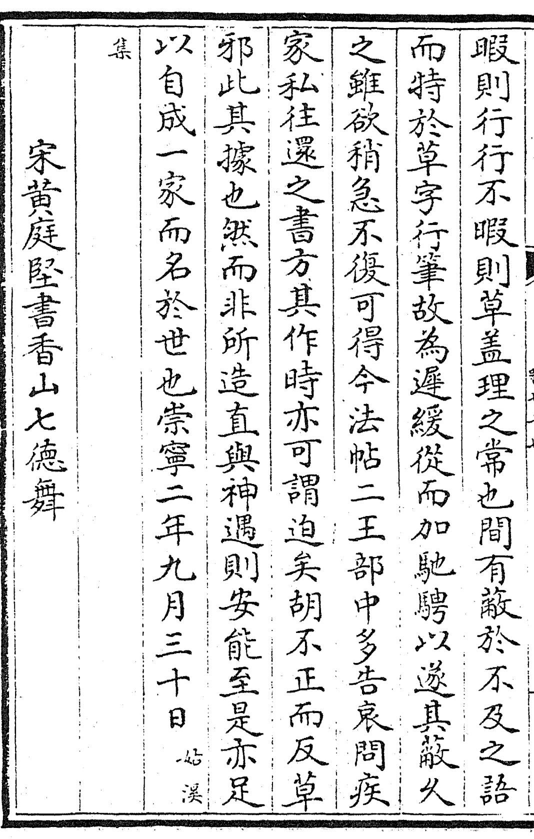
宋黄庭堅書摩詰詩

曾子固謂蘇明允之文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雖春秋立言亦不過如是槩而論之惟明允可以當此非子固亦不能形容至此也魯直以摩詰大言詩方得

其法乃真知摩詰者惟其能知之然後能發明其祕要須咀嚼久始信其難然則何獨詩邪凡落筆皆能如明允斯可與論文矣魯直此字又云比他所作為勝蓋嘗自贊以謂得王荆公筆法自是行筆旣爾故自為成特之語至荆公飄逸縱橫略無凝滯脫去前人一律而訖能傳世恐魯直未易到也 姑溪集

宋黄庭堅草書漁父詞十五章

家貧不辦素食事忙不及草書此特一時之語耳正不



暇則行行不暇則草蓋理之常也間有敝於不及之語而特於草字行筆故為遲緩從而加馳騁以遂其敝久之雖欲稍急不復可得今法帖二王部中多告哀問疾家私往還之書方其作時亦可謂迫矣胡不正而反草邪此其據也然而非所造直與神遇則安能至是亦足以自成一家而名於世也崇寧二年九月三十日　姑溪集

宋黄庭堅書香山七德舞

黄太史得書之變者今此帖又因觀海怪圖以發其趣故視他書尤更沉著痛快然不出其氏名稱號豈猶有所靳於戴純師邪此詩舊本子夜作天子今來作爾來治定作理定以子夜對辰日則今本為是惟廿有九廿有五以字書及秦漢銘文證之只當作一字讀今乃併二字為一成六言其偶然邪今藏於資中李氏誠為可寶云 衡山集

宋黄庭堅與楊君全詩帖真蹟

右二詩一帖筆意清贍與世所藏者絶異盖元符三年所作公晚年書也後此者五年而公下世公嘗自謂年衰病侵百事不進惟覺書倍增勝前輩進學之功雖書翰餘事猶然今藏之楊氏之孫齊㒖余同年友也嘉定九年春二月攜以過余於梓州因書其後　鶴山集

宋黄庭堅書唐人詩

右山谷大書一軸紹興末外舅御史王公彥先守漢或帥瀘時得之今將四十年其孫紹祥攜以相示昔山谷

謫居多作字以遺蜀人中興後凡東南士大夫之為監司郡守者往往有所獲而歸歲月既久遇其良輒取之郡無留良焉詩不云乎尚有典刑慶元戊午五月十四日 平園集

宋黄庭堅書陰真君詩

此石刻在夔州漕司白雲樓下黄書無出其右者嘉定己巳四月辛卯放翁書 渭南集

陰長生此詩非山谷書之幾没於世然此卷卒為世所

重者豈以其詩哉抑之刑曹好藏古法帖能識其妙此又其先傳士公時已藏又其家之故物云

山谷老人書後漢陰長生詩三首今藏刑部馬公抑之山谷題其後云忠州本都山仙都觀朝金殿西壁有天成四年人書陰真君詩三章余同年許少卿以為真漢人文章也以余考之信然偶得佳紙為鈔此詩稱觀道家書往往言及陰君今併觀其詩誠不凡之仙也詩詞旨高古而人間少傳故録之其一維予之先佐命唐虞

爰逮漢世鬻爻重紆予獨好道而爲匹夫高尚素志不事王侯貪生得生亦又何求超迹蒼霄乘飛駕浮青鸞乘翼與我爲仇入火不灼蹈波不濡逍遥太極何憂何慮遨戲仙都顧閔羣愚年命之逝如彼波流奄忽未幾泥土爲儔馳走索死不肯覽怵予之聖師體道知真昇騰變化松喬爲隣其二維予同學一十二人寒苦求道歷二十年中多怠惰志讓五經辟世自匿二十餘年名山之側寒不遑衣饑不暇食思不敢歸勞不敢息奉事

聖師承顔悅色面垢足胝乃見衰識遂傳要訣恩深不測妻子延年咸享無極黄白已成貨行不堅痛乎諸子命也自天天不妄授道不歸賢勤加精研勿投幽壤何時可還嗟爾流俗富貴所牽神丹一成昇彼九天壽同三光何但億千其三維予垂髮少好道德棄家隨師東西千億役使鬼神玉女侍側子得度世神丹之力 寓意

編

右山谷書陰真人詩三章自題云書以與王瀘州之季

子而不著其名末云紹聖四年四月丙午禪月樓中書

按公紹聖元年謫涪州時王獻可帥瀘遇之甚厚獻可字補之嘗遣其少子至黔省公公集中有與其少子王秀才書云車馬遠來將父命以厚逐客者是已蓋王嘗遣其季子至黔此書相見時書故不及於簡札耳觀其稱與而不云寄可見矣黃㽦作公年譜嘗援以為據而不得詳予因略疏之此書初作方寸字後皆拳許大書蓋用敗筆草草寫成瓌偉跌宕一出顏東方朔贊但字

字剪轃成卷必是大軸經庸人裝截耳

宋黄庭堅草書秋浦歌

字學至唐最勝雖經生亦可觀其傳者以人不以書也褚薛歐虞皆太宗之名臣魯公之忠義公權之筆諫雖不能書若人如何哉豫章先生孝友文章師表一世咳唾之珠聞者興起況其書又入神品宜其傳寶百世恭聞徽宗皇帝評公之書謂如抱道足學之士坐高車駟馬之上横鉗高下無不如意聖人之言經也晚學小子

尚安所云張安國跋 珊瑚網

右太史黄公書李白秋浦詩凡十七首筆勢瀟灑皆超軼絶塵觀公所自題謂寫此時雲日流煥移竹西牖下旋添新翠有攜幽禽至者時弄新音翏翏可聽則其情景相融盪而生意逸發於豪素間至今如欲飛動當是時公方謫涪州别駕自常情言之必憔悴無聊所見花鳥濺涙驚心公乃能藉之游戲翰墨無一髮隕穫之意非行安節和夷險一致者有弗能也昔人稱公以草木

文章發帝杼機花竹和氣驗人安樂雖百世之相後使人躍躍興起者豈欺我哉紹聖二年公年已五十二故此書蒼勁比舉學官丞祕書時如出二手當時錢穆父不能深知猶病公為拙公甞謂李致堯云書要拙多於巧近見少年作字如新婦子粧梳百種點綴終無烈婦氣嗚呼公言其有所感也夫　宋學士集

山谷書太白秋浦詩筆法頗不類故常或疑非真蹟此不知書故也公甞自評元祐間書筆意癡鈍用筆多不

到晚入峽見長年盪槳乃悟筆法又云紹聖甲戌在黄龍山中忽得草書三昧則晚年之筆與少時固異矣安得以故我求之其間筆陣所至猛氣軼出常度然不害其為神駿也震澤集

宋黄庭堅草書太白詩

南豐諶氏收山谷草書李太白歌行一卷殆中年筆也予家數卷亦太白詩蓋非謫仙妙語不足發龍蛇飛動之勢耳今江西豫章廬陵宜春皆刻山谷真草惟蜀中

劉氏十卷中草聖尤奇實暮年筆也始潁昌劉昱字晦叔與山谷友善曁其子瓌孫伯虎三世相繼持節於蜀日裒月聚固宜得之之富其間二說學者不可不知乃命小吏録於左　平園集

山谷書法晚年大得藏真三昧此筆力恍惚出神入鬼謂之草聖宜爲嘗記元祐中子瞻蘇公穆父錢公同觀公揮翰作草於寶梵僧舍子瞻賞歎再四穆父從旁曰君見自序真蹟當更有得公一時心有所未平紹聖謫

黔中始見石揚休自序帖縱觀不已頓覺超異乃服穆父之言也觀此信是絡聖後所書者幾與藏真合作但篇後有闕文當時藏真自敘有二本一為石揚休所蓄是矣一蓄蘇舜欽所蘇本前亦有所遺後世以為惋惜今此卷之不全殆天亦欲冥契之也尚古宜寶藏之正德改元清明日長洲沈周跋 珊瑚網

雙井之學大抵以韻勝文章詩樂書畫皆然姑論其書積功固深所得固別要之得晉人之韻故形貌若懸而

神爽冥會歟此卷馳驟藏眞殆有奪胎之妙非有若據孔子比也其故乃是與素同得晉韻然耳今之師素者率鹵莽求諸其外動至狂惡又是優孟為叔敖抵掌變幻眩亂人鬼只能惑楚豎子耳亦獨何哉可恨可恨卷蹟英氣橫發於其本書故是平生神品尚古先祿藏護過於至寶老谷不死之神在華氏矣 祝氏集略

宋黃庭堅草書文選後詩

涪翁參黃龍禪有倒用如來印手段故其書得筆外意

如莊周之談大方不可端倪如梵志之翻著韈刺人眼
精一夫九首方相四目夔一足能三足猿梟藤蟲食木
巨石很老枿禿恢詭譎怪千態萬狀然涪翁自謂中年
以草書名世惟東坡以為俗此其暮年書也能知東坡
之所謂俗則知涪翁之不俗矣 滏水集

宋黄庭堅書贈祖元師詩

黔安居士書自紹聖乙亥謫黔中之後得藏真自序於
石揚休家落筆頓覺超異此卷乃名還時所書居士年

已五十七矣其為絶妙有不容言者至若其詩則為祖
元大師而賦師和義人族王氏能用五行書察人休祥
性尤嗜琴學之二十年弗猒搆霜鍾堂畜雅琴十餘遇
嘉賓至欣然鼔一再行或坐此君軒對竹嘯咏居士嘗
寄詩題軒中及聞東還師自三槃追至瀘川餞之居士
嘉其勤因疊前韻贈焉夫居士之在中朝惇下輩平日
以士大夫自居反不相容至於擯斥五溪蠻蜑之鄉而
師以一浮屠氏乃能不逺七百里而送之則其尊賢尚

德爲何如要不止精於琴學而已也詩中第五句有孤
臣蒙恩已三命之言按居士辭免吏部員外郎狀元符
庚辰自戎州起廢五月復宣德郎監鄂州鹽稅十月改
奉議郎簽書寧國軍節度判官十二月發僰道建中靖
國辛巳三月出峽州始改朝奉郎知舒州或疑居士之
賦是詩在於辛巳之正月九日辛未當時僅授二階不
應前兩月遽云三命殊不知僰道初發之時已聞有守
舒之擢第未嘗被誥命爾不然其和丹稜楊皓詩亦未

出峽所作何以有老作同安守之句邪此蓋不難知者也詩序云并簡周彥公周彥公名庠皇祐進士夢易之子師之羣從弟程遵海之門人七歲能文後舉八行大司成考定為天下第一詔旌其門授潼川府教授辭没謚賢節先生東坡頻濵及范忠宣公皆稱其人所著有氷壺集二十卷亦一知名之士漫附及之非惟見居士擇友之精而師之昆季清標雅望足以承居士崇奬之重庶幾覽之者有所發哉楊子雲之楊文宜從手今改

而從木者其偶誤也或別是一人邪 宋學士集

宋黄庭堅書昌黎詩

生平見山谷書以側險為勢以横逸為功老骨顛態種種槎出獨此録昌黎送符城南讀書詩小行體盡斂其怒張之氣而為虛婉與蘭亭異體同用尤可寶也昌黎木強語山谷愛之其示相與送符事相類第昌黎晚節貴盛故其談讀書之效津津然山谷以筆札得罪流離放逐生兒愚魯亦是佳事何必強之讀書邪放筆一笑

宋黄庭堅書中興頌碑後詩

山谷中興頌碑後詩是論宗語俯仰感慨不忍再讀迫急詰屈亦令人易厭書法翩翩有致惜摹搨久遂多失真者余謂坡筆以老取妍谷筆以妍取老雖側臥小異其品格固已相當跋尾云惜不得秦少游妙墨劖之崖石少游當亦善書爾時謫籐州故谷念之邪弇州山人

宋黃庭堅行書缺月挂踈桐詞

右大字有半神涪翁書出色者骨與肉兼到 蒼潤軒碑跋

宋黃庭堅書東坡大江東去帖

銅將軍鐵著板唱大江東去固也然其詞跌宕感慨有王處仲撾鼓意氣傍若無人魯直書莾莾亦足相發磊塊時閱之以當阮公數斗酒 弇州山人藳

涪翁此書不如缺月挂踈桐後有跋語已糢糊 蒼潤軒

宋黃庭堅書此君軒

先騎曹子猷云何可一日無此君吾家小祇園竹萬箇中有軒三楹不施丹堊純碧而已零雨微颸朝暾夜月峭蒨青葱映帶眉睫間令人神爽陳子兼方伯為題署曰此君軒今年歸自楚得山谷老人大書此君軒詩一卷怒筆勃掣有攫龍㧊石勢懸針下垂則輕梢過雲槎牙外嚮則鬚節奮張居然墨池傍兔苑因留寘山房中

異日乞公暇雙鈎入石壁之軒為此君傳神也弇州山人藳

宋黄庭堅書七祖山詩

山谷登七祖山次周元翁韻詩其書本得意筆而為再刻故且石頑而工拙所用峭側取老取媚筆意殆盡其僅存者偃蹇桀驁之態耳詩亦頗自負得意語而類若為拙工頑石所侵者何也人苦不自知何緣復寄王子駿弇州山人藳

宋黄庭堅行書遊青原山詩

右碑遣筆俊偉惜刻手不佳有失真處然風神固在余嘗謂涪翁二詩如後首釣魚臺云笋蕨林塘晚緣緡歲月除綽有唐意但以前篇觀之則用韻既險而説理又晦率多牽强餖湊欲令人以意解之此所以謂江西派也

蒼潤軒碑跋

宋黄庭堅書南華王篇

黄庭外景一篇世傳魏晉時道家者流所作自王逸少

以來高人勝士皆善書之此三十六篇乃其義疏名曰內景蓋養生之樞要也薌林居士藏山谷先生所書有年數矣其孫士虎遠以相示筆勢秀傑何待稱賛惟所用字校光堯皇帝賜寧壽觀本差殊頗多如首句虛皇尊今作虛皇前末句此其文今作此真文當以御書本為正淳熙十五年二月旦日 平園集

宋黄庭堅書金剛經

此經最貴徐柳所書今或漫或燔所可致者獨灌溪本

但恨傳刻失真耳山谷遺蹟自當盛行於世故四明别駕陳篆藏而未刻者為其非全書也然經複語類而次之計所欠無多山谷翰墨滿江南圭廬又産藥石取諸人而補華衮攻他山而傳副墨斯無難矣此孝子慈孫所宜勉也乾道丁亥十二月二十三日敬觀於天池院文殊亭 平園集

宋黄庭堅書發願文

此書藏河南李彦將家豪勁端重所謂入顔楊鴻鴈行

者今已刻石廬陵郡齋然可傳者位置形勢而已若乃濃淡纖妍體備衆妙則副墨之子亦如佩夫子象環耳乾道元年二月二十六日彦將自贛上來僕具脫粟請少留遂出示此軸獻豚蹄而得禾車者邪

山谷與佛印游在黃龍晦堂室中聞桂薌有省故其造詣穩密迥出流輩而文詞翰墨焜燿一世若不自有今觀親書發願文精誠真切誓為衆生代受諸報深入普賢悲智願海非宿具大乘根器孰能爾邪今時士夫不

務己學惟詈佛毀教為事視此寧無愧乎姑蘇無量壽院淨妙上人家世寳藏幾二百載盖亦頗力所持哉前有金章宗瘦書金御書簽題首尾明昌七印鈐識讀者當求具深心大願難於能行無徒夸詞翰之美也洪武甲寅春前淨慈懷渭題 鐵網珊瑚

宋黄庭堅書楞嚴經真蹟

余在翰林時暇日同曼碩揭公過看雲堂吴大宗師以古銅鴨焚香嘗新杏因出示黄太史真蹟適松雪趙公

亦至謂山谷公得張長史圓勁飛動之意今觀此卷信不誣矣余以老病空山安得同諸公同一賞玩即臨風執筆益重懷賢之思云青城山樵者虞集謹識

右山谷黄文節公書楞嚴經真蹟一卷潛心蘭亭進以鍾張鋒芒圓勁猶神龍之自試韻度飄逸如天馬不可羈黄公行高天下於一藝亦造古法觀斯遺墨從可槩見宗玄得敬而愛之不啻已出其風裁之峻整又可知

展玩數四為之歎服洪武丙辰立秋金華宋濂書玉堂之署宋學士集

凡事至於入神之境則自不可多有葢其發之亦自不易非一時精神超然格度之外者不爾也山谷書如此卷則真所謂神品矣捕龍蛇搏虎豹乘風霆而上下太清誰得而襲其蹤跡也汪宗道居留都繁麗之下博雅好古收蓄唐宋遺墨甚富此具尤祕重者間出相示賞歎彌日輒記歲月如此弘治癸亥秋九月既望蘇人祝

允明書 祝氏集略

山谷真蹟流世者余及見凡三種在李氏王氏華氏皆大草筆勢牽連不絶人謂皆紹聖以後之筆盖公嘗因錢穆父謂未見自序帖心有所未平紹聖二年謫黔獲見之遂深契藏真之法而自入神矣此元祐九年四月戊申書者當是穆父初言時也山谷人品高詣集諸家之成若虞道園宋潛溪謂其造鍾王及張長史之域而未及藏真者亦見諸先輩不徒言也道園跋漫言此卷

末指其所書何叚文字潛溪雖云楞嚴經而子仁辨之謂乃清公頌據山谷與叔震手劄云寄送清公頌頗見志願不忘般若中也以頗見二字似美叔震之意疑乎清公頌叔震所作者後云手抄去觀音贊論所抄當出其手書尚未知果否宗道好古之士宜更覈之可矣後學長洲沈周珊瑚網

宋黄庭堅書頭陀賛

山谷老人祖㼾鵠之名書寫頭陀之妙句乃至逸其姓

字豈大觀初禁天下不得傳蘇黄辭翰故削之以避禍邪然楷法妍媚筆勢縱横絶勝蔔坡待制所藏發顧文也時至元壬午陽月晦日濟南張謙受益父題 清河書畫舫

黄文節公書頭陀賛莊肅典重左顏右柳覽之有垂紳正笏之象非若平時率意之作也此吾鄉吳文定家舊藏後歸一時貴最後乃入上海顧廷尉汝和齋中廷尉之子出以售人將營負郭僕方修頭陀行正當購此惜

子母青蚨蕭瑟不能償十五秦城楚人之弓未知竟入誰手此間世名蹟得之者幸毋惜七寳莊嚴耳後學王穉登敬書同上

宋黄庭堅書布袋頌

黄涪翁起豫章分寧筮仕為泰和令故翁墨妙在下邑為多其著者鈌月挂踈桐與市聲在耳二章家傳人翫宋元之季邑罹兵燹真蹟逸存亡者什一東陽盧岳伯公博古精六書太夫人鄭出義門故族尤嗜墨翰攜其

家世藏涪翁書王泉皓禪師布袋頌手授公公珍之重離寢處其來觀察潮陽子章請得而縱觀之卷凡二百九十六字缺一字風神灑蕩筆鋒蒼勁端嚴處如梁松亭亭千載尖禿處如渴𠏉𨈬稜稜一角沉瑩如弧月流天而雲絶翳嗟駐如千里馳坂而神更閒鎗摺翻飛而欲動盤詰迴睽而若續究而不媚剛而不澀至於拗者讓者疑者擲者不離於晉而不局於晉竊意宋人筆翁當稱上乘翁手書此卷已入三昧嘗試評之朱蒼瘦而

色未腴蘇敦重而肉稍肥米襄陽豪而神鋒太峻蔡端明整而結搆似疎乃宣和書譜遺翁不録而當時復有蘇黃罵壞一語嗟乎此非夏蟲疑氷則美女入而下陳者嫉矣予章讀佛祖統記布袋唐僧客閩中或問師年幾何師曰我此袋與虛空齊年師既化復有人見於東陽山中涪翁頌此似得嘗如來法味而筆力埽素無所觸嬈則此卷又當與此袋齊年而師之神與涪翁之筆流落人間千百年不出東陽竟望赤巖白鹿之間山川

爽塏古今人物往往依之邪　郭子章蠙衣生蜀草

宋黄庭堅行書七佛偈

右遺筆纖刻手不佳失真多學者恐流於媚　蒼潤軒碑

跋

宋黄庭堅行書黄龍晦堂和尚開堂疏

文節此書骨月俱到勝七佛偈百倍　蒼潤軒碑跋

宋黄庭堅草書

曇秀來海上見東坡出黔安居士草書一軸問此書如

何坡云張融有言不恨臣無二王法恨二王無臣法吾於黔安亦云他日黔安當捧腹軒渠也丁丑正月四日

東坡集

宋黄庭堅草書千文

紹聖史禍諸公置對之詞今皆不見於文集獨嘗於蘇魏公家得陸左丞晝十數條皆詆元祐語也其間記黄太史欲書王荆公勿令上知之帖而已力沮止之黄公爭辯甚苦至曰審如公意則此為佞史矣是時陸為官

長以是其事竟不得書而黄公猶不免於後咎然而後此又數十年乃復頼彼之言而事之本末因得盡傳於世是亦有天意矣惜乎秉史筆者不能表而出之以信來世而顔獨稱其詞筆以為盛美因觀此卷李端叔跋語為之感慨太息輒記其後若其書法則世之有鑒賞者自能言之故不復及云慶元己未十一月既望雲谷老人朱熹記　朱子文集

宋黄庭堅宜州帖

山谷宜州書最為老筆自不當以工拙論但追想一時忠賢流落為可歎耳雲谷老人因覽竊識慶元己未三月八日 朱子文集

宋黄庭堅大字

能鼓琴者識琴能擊劍者識劍故必能書然後知古人筆法叔元出示豫章公墨蹟一卷余手拙不能書何足以識之但見其行草變態縱横勢若飛動而風韻尤勝非得夫翰墨三昧其孰能臻此公嘗謂蓄書者以韻觀

之當得其髣髴今反復此帖知公言為確論 張綱華陽集

宋黃庭堅伏波帖

山谷晚年書法大成如此此帖豪髮無遺恨矣心手和調筆墨又如人意譬泰豆之御内得於中外合馬志六轡沃若兩驂如舞錫鑾肅雍自應武象既不入馳驅之範亦非詭遇者之所知也范成大至能題於此 鐵網珊瑚

右黃文節公書劉賔客伏波詞詩雄偉絶倫真得折釵

屋漏之妙公嘗自言紹聖甲戌黄龍山中忽得草書三昧又云自喜中年字書稍進此詩建中靖國元年五月乙亥荆南沙尾書於時公年五十有七正晚年得意書且題其後云持到淮南示余故舊何如元祐中黄魯直書也按公自評元祐中書云往時王定國嘗道余書不工余未嘗以服由今觀之定國之言誠為不謬蓋用筆不知擒縱故字中無筆耳字中有筆如禪家句中有眼非深解宗趣豈易言哉此書豈所謂字中有筆者邪公

元符三年自貶所放還建中靖國元年四月抵荆南崇寧元年始赴太平凡留荆南十閲月常有解免恩命狀云到荆州即苦癰疽發於背脇毒痛二十餘日今方稍潰而此帖云新病瘍不可多作勞正發奏⾳也嘉靖十年辛卯冬臘月三日徵明書　書畫題跋記

宋黄庭堅贈筆工嚴永帖

山谷老人贈筆工嚴永帖盖在戎州時公嘗手書煎茶賦云試嚴永筆即其人也此紙乃摹本後有杜氏綰印

章綽字季陽仕至知英州其祖父與正獻公為兄弟綽好法書名畫見王洋子渤所為墓誌此其所摹者也黄公好書故筆工姓名往往見詩帖如元道寧吴希照林為之張通輩可考也夫善書之得佳筆猶良工之用利器應心順手是亦一快彼謂不擇筆而姸捷者豈通論哉他如蔡忠惠之紀諸葛漸蘇文忠之取吴政父子朱文公之稱蔡藻三公皆深於書故爾吁一技之精猶獲附賢者以不朽況其大者乎　吴師道禮部集

宋黃庭堅與趙景道帖

山谷老人與趙景道帖并絕句八首今藏海虞錢工部士弘家前有賈丞相似道悅生印及長字印蓋宋末嘗入似道家悅生乃其堂名也聞之昔人似道藏法書名畫甚富其妙品輒用二印識之後宋人三跋中有石湖居士者余鄉先生范文穆公也 寓意編

宋黃庭堅食時五觀帖

涪翁食時五觀乃小乘經猶語耳然不可不時使何太

宰王侍中讀之筆法極輕弱而鮮餘味 弇州山人藁

宋秦觀草書帖

少游近日草書便有東晉風味作詩增奇麗乃知此人不可使閒遂兼百技矣技進而道不進則不可少游乃技道兩進也 東坡集

宋秦觀帖

黄豫章秦淮海皆學顔平原真行豫章晚尤自稱許淮海則退避不肯以書自名亦各行其志也嘉定改元四

月己酉山陰陸游書 渭南集

宋王詵書

余嘗得蕃錦一幅團窠中作四異物或無手足或多手足甚奇怪以為書囊人未有能識者今觀晉卿行書頗似蕃錦其奇怪非世所學自成一家 山谷集

宋黄正叔書

正叔高標清致雖在烈日塵埃中見其字想見其人清風颯然不名自至然其少所許可介潔不撓獨於魯直

委曲傾盡每見一語必手録故因其字所流傳者多魯直語正叔既病目廢而魯直死矣讀之慘然流涕姑溪集

宋鮮于侁帖

公字子駿閬中人終於集賢修撰知陳州裕陵稱其文學司馬文正公稱其政事蘇文忠公稱其詞章泰山孫先生稱其經術公之為人大略可覩矣今觀此帖雖游戲翰墨而大要使人内觀返照以求其在己者學者循

是而有得焉則知此詩不但為紀老設也　鶴山集

宋李康年篆心經

江夏李君康年好古博學而小篆尤精以私忌日篆般若心經為其親追福而求余為跋尾余聞此經雖不離言語文字而欲以文字見欲以言語求則不可得篆畫之工蓋亦無施於此況所謂跋尾者乎然人之欲薦其親必歸於佛而作佛事當各以其所能雖畫地聚沙莫不具足而況篆字之工若此者邪獨恐觀者以字法之

工便作勝解故書其末晉告觀者莫作是念元豐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東坡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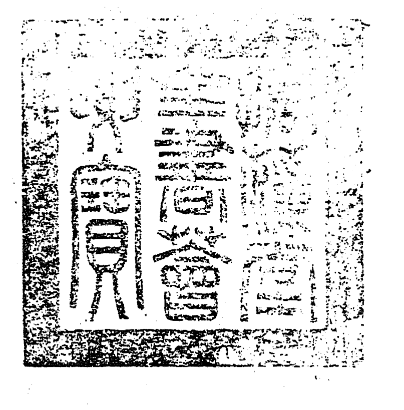
宋李康年篆

余嘗論二王以來書藝超軼絶塵惟顔魯公楊少師相望數百年若親見逸少又知得於手而應於心乃輪扁不傳之妙賞會於此雖歐虞褚薛政須北面爾自為此論雖平生翰墨之友聞之亦憮然瞠若而已晚識子瞻評子瞻行書當在顔楊鴻鴈行子瞻極辭謝不敢雖然

子瞻知我不以勢利交之而為此論李樂道白首心醉六經古學所著書章程句斷絶不類今時諸生身屈於萬夫之下而心身於江湖之上晚寤籀篆下筆自可意直木曲鐵得之自然秦丞相斯唐少監陽冰不知去樂道遠近也當是傳其家學觀樂道字中有筆故為樂道發前論蔡君謨行書世多毀之者子瞻嘗推宗之此亦不傳之妙也　山谷集

宋文勛篆

景修談金陵近事亹亹皆可人意非紬繹展轉不能中程度諧律吕文安國余與之遊三十年善論難劇談切中尤得於罇俎間爲多嘗謂其宿疇預計不如是必有[illegible]落可指議處然篆筆方嚴勁正未嘗妄立一筆豈舌[illegible]筆次自應相契故如是抑機警爽悟不謀而然邪聽言觀書如會茲境可勝慨歎 姑溪集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翟　槐

謄録監生臣胡容佺